

存第1-4集目錄

土默特史料

第五集

第五集 (專輯)

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

附刊
土默特志
第五集

征 稿 启 事

《土默特史料》是为编纂《土默特志》服务的资料性丛书，以刊载土默特地区的历史资料为主，同时也登载研究、考证性的有关文章。按照《土默特志》纲目所列内容，《土默特史料》欢迎下列诸方面的稿件：

一、本地区历代各民（部）族的源流，兴衰及其相互关系；

二、本地区山川、地理沿革及文物、古迹的考辨；

三、有关本地区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

四、清朝以来本地区的土地开垦与土地关系；

五、民族、人口、宗教和风俗；

六、对本地区有贡献有影响人物的生平，传记；

七、有关本地区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方面的论述；

八、革命回忆录。

欢迎专家、学者和有志趣研究土默特历史的同志踊跃来稿，来稿篇幅不限，应立论明确，论述有据，请注明资料出处。尤欢迎一事一议的短文。

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来稿请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勿寄私人，以免延误。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史料

第五集

(革命史专辑)

目录

高凤英	杜存义、刘岱、赵文河 (1)
王三毛	赵文河 (90)
永恒的记忆	吉合 (123)
艰苦的岁月	白成铭 (136)
在硝烟弥漫的年代	苏谦益、杨业澎、靳存智 (156)
大青山斗争二三事	黄厚 (172)
为了中华	克力更 (186)
李支队挺进大青山	李维中 (216)
军队和老百姓	张云 (223)
我的第一个老师	成义 (230)
光明之路	李永年 (234)
用鲜血写成的历史	高鸿光 (251)

20

在家乡的土地上云北峰 (259)

青山红旗王仁济 (264)

八路军到了我们村王国善 (274)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一点回忆
..... 赵绥恩 (279)

从大青山到宝塔山刘 璧 (284)

坚持就是胜利王 璞 (305)

我对抗战后期的追忆杨永胜 (317)

毕克齐反清丈亲历记张国璧 (334)

高 风 英

杜存义 刘 岱 赵文河

“大火烧”



秋天的黄昏，金风习习，大青山万家沟里“大火烧”山梁上的色树，在夕照下显得更加嫣红了，就象鲜血染过一样……

几百年前，这里进行过一次险恶的战斗。战火把满山的林子给烧了，“大火烧”烈炎腾空，和它只有一沟之隔的“小火烧”

火光熊熊：“死人沟”横尸填满沟壑，“挣命坡”人马疲于奔命。年代已经远

久，当年的战火早已烟消云散，但是至今到“大火烧”考查，仍然有迹可寻。在大青山的深山里，一般阴坡上都生长着葱笼的树木，可这里除少数的树木外，它的面貌基本上可说是童顶苍颜。然而，它所处的地理要位，并没有因此削弱。大火烧的山峦包围在一个环形沟之间，整个形势如同在万山丛中踏下的一个巨大的马蹄印迹。西南微高，连接南梁，这是从万家沟到一个雄伟的山岭——马化龙坝的必经之地；东南方向，与“四老虎活眼”隔梁相望，穿过它可以直下黄土梁，辗转出山；向北经过大、小梨树山之间，朝上路走，就会到“闷葫芦”，顺沟而下正归入万家沟，沟中的流水正是南北朝时期郦道元所查访过的“塞水”。考其地理形势，可以想见，“大火烧”作为古战场是不无道理的。

“大火烧”之所以出名，并不在于它是古战场，而是在抗日战争年间，这里进行过一次殊死的战斗。一九四一年阴历九月，十二名八路军和蒙古游击队的指战员同志在这里牺牲了，他们中有绥蒙区党委社会部长王聚德同志，蒙古游击队队长高风英同志。这十二名同志的牺牲，是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绥西地区的一次重大损失。当年他们住的窑洞就在“大火烧”山梁上，最初安葬他们的地方就在窑洞西面不远的一丛色树下面。

如今，这丛色树叶子多了，花也繁了。色树的花就象小刀形状一样，鲜红鲜红的，成双成对，一串串地从长长的花柄上拖了下来。秋天，树叶统统都变成红色，在南面“烂塌山”煤黑色的映衬下，显得分外精神，壮丽；花也变成垒垒果实，一簇簇地向着生长它们的土地低垂下来……看到这些，来这里凭吊的人们禁不住为之肃然起敬——那种形象既象

是山川草木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死难烈士的深切悼念，又象是死难者对在长期战乱中作过巨大牺牲的大青山、土默川地区各族人民的由衷的眷恋……

高风英（云吉祥）同志就是在大青山——土默川地区生活战斗过的一个同志。

家 世

公元一千九百〇九年，正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氏溥仪登基的第一个年头，这一年改元宣统。怀抱“中兴”“图治”的光绪皇帝在前一年崩去，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专横的太后，靠阴险毒辣手段垂帘听政同光两朝的叶赫那拉氏也一命归西了。

这一年革命呼声越来越高，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继一九〇八年广西河口起义失败以后，酝酿着更大的起义。地处塞北的山西省归绥道从隆盛庄到归绥、包头、后套也秘密地成立了同盟会组织，准备同南方的革命策应。经过庚子赔款以后，口外各族人民更加贫困了。洋教堂林立，肆意侵占土地，一些草滩山梁也给列强顶了赔款了，水旱天灾，民不聊生。各地造反的消息也不时传来，人心浮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古老的东方古国要爆发一次惊天动地的霹雳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末日。

就在这一年，一个春风杨柳的日子，在土默特旗的保尔合少村，东头的一户蒙族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身体肥硕的小孩，婴儿呱呱落地，扁头扁脑份外有点看头，口外人呼扁曰

板，所以顺口叫个汉名称板小，起个蒙名叫德勒登。他就是高风英。

保尔合少，蒙语是“黄土丘”或“紫头羊”的意思。这个村子紧靠大青山麓，它象一个弯弯的月牙似地缠绕着一个“S”形山梁，村中有一个异常高大的瑙包。从附近地理方位来说，它处于古边墙和辽代华严经塔之间，当时人口约三千多，是一个商贾云集、蒙汉聚居的村庄。

父亲福海相继娶过、续过三个妻子。板小的大姐吉木赛、二姐玲玲，分别是前两个母亲所生，和板小同母所生的是三姐板女和小弟弟双印，按呼姐曰兄的习惯，他已经是排行四弟了。

据板小的堂弟德乞圣说，他家祖籍在东土默特，来西土默特与“比丁”制度有关，老辈子姓云。现在保尔合少他家坟地里埋的最老的辈子是板小的曾祖父辈。爷爷弟兄四人，排行老二，名叫五拜。伯祖父、三叔祖父皆事农牧。唯有四叔祖父在土默特总管衙门任一小职，由于奶名叫八印，所以人们呼作八老爷。据称，八老爷任职多年，是个清水衙吏，所以在民国初年去世后，除了用骡驮回一对棺材而外，没啥遗产。

祖父根据清朝时期的征兵制度，很早就和本村姓赵的蒙古农民一起出征。赵家得了功名，房上安上了张口兽，他却没得什么赏赐，只带回刀矛一类武器。祖父手里，家境确也不错，有田产、牧畜，院子总共有六处。

奶奶是个很严谨的人。她持家又极重教养，本人针线营生，处人待客都很能干；她要求别人也是一样，事事都要有个样子，并且还规定了许多戒训，正月十五以前不准出外，防止赌钱，烟市下来不准抽烟，等等，族房的侄男望女瞭见

了她，也要整整衣冠，看看有没有不齐楚的地方，至于儿孙们就更不必说了。

到了父辈手里家底仍然不错，肥瘦土地共有三百多亩，后山刁窝沟有马群和羊群；能干的三叔父赶着几十辆牛车跑草地拉去大包的生烟、烧酒、炒米和砖茶，换回了毛皮、咸盐等物。保尔合少是个交通站口，除了口里的商客而外，草地的蒙人也常来常往，所以他家的蒙语几代以来大体还都能通话。

公元一九一四年，已经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了，家大业大该另家了，三百亩土地一家一百亩，三处院子一家一处。凤英的父亲福海是老大，从小疲疲塌塌，老实厚道，他分到最西的一处四合头院，四方砖垛大门，院里还有一眼水井。老二少亡了。老三叫根海，很有些谋略和胆识，也是个治家的能手，他分到西边的一处四合头院。老四叫富海，他是给了人又收留回来的，家里人对他没有两样，但严谨的奶奶认为他的媳妇有点儿不够温顺，所以把他分到村西头一处院子，好永远听不到她的聒吵。

转眼之间五六年过去了，父亲福海吸上了大烟，卖去了大部分的土地，几乎只留下一个空院。板小十二岁的时候，父亲下世了，母亲寡居；十五岁那年母亲也死了，凤英成了孤儿。大姐吉木赛和二姐玲玲早已出聘，只留下三姐和年幼的弟弟了。这时候四叔富海也在三十岁左右早丧了，他留下叔伯姐姐徐丽和弟弟达尔吉。堂姐和堂弟还有一个孤寡守节的婶母来抚育，板小姐弟三人日子可就难过了。

这时候三叔根海的光景，不但没有破败，而且有许多增色。侄子没有办法，三叔把他们收留回去了。不几年聘去了

三姐，风英和弟弟也大了。

风英十几岁就长成大人，他体格又高又壮，手脚特别粗大，宽肩膀，高前额，云盘大脸，黑眉白眼，白白净净，只是说话稍带些口吃，看去也就显得分外忠实厚道。风英小的时候，打柴、割草、放牛、下地什么都作过，到十几岁已经抵个大人，家里人多，各有分工，他酷爱车马，跑城、拉脚、装粮、拉柴，春天送粪下田，秋天拉庄户登场，成为一个出色的赶车能手。

大概是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出远门了，他承袭了父辈以来跑草地的家风，赶着二十多辆牛车出发了，牛车行进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前头一个车倌领头，风英在后头骑着大马驱赶着，几十辆二饼子车辆咯登咯登地响着，在迟迟春意的荒野上碾下两道长长的车辙，这两道车辙蛇行伸延一直到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德勒畔地区。德力畔地区在东西乌珠穆沁之间，风英在这个地区从春走到夏，从夏走到冬，草青了又绿，绿了又黄，走遍了王府、大庙、帐篷、集会，把一车车的布匹、生烟、炒米、烧酒等内地土特产品，送到草原，又沿着旧路回来。就这样风英一连走了三年。

一九二八年风英二十岁了，十三岁时订下的媳妇已经十九岁了，娘家是城东什兰岱的赵家，正是四婶的叔伯侄女，闺女叫莲莲，大身材，宽扁脸，很善良贤惠。因此，四叔也乐于作这个媒。

仲冬十一月的一个吉日，要过门了，不料这一天大雪纷飞，如鹅掌扑身。当时，村里驻下了到处乱闯乱抢的匪兵，因此轿车出了村又折了回来，世事不平稳，以防意外。最后用二套牛车把新娘子娶了回来。新娘子在村外换上了轿车，

但是为免得节外生枝，往常的威仪，传统的习俗都取消了，在家里拜了灶，连本家的大小也没有认就算是完婚了。

结婚以后，两口子的性格很合得来，你恩我爱，感情很不错，第二年的冬天就生下个大腾腾的小子，起个名字叫文贵。

文贵三个月了，按“三翻六坐九爬索”的说法，孩子已经会翻身了，但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用尿布紧紧地包着。这大家子有一个传统的规矩，每年给一个布，其他大人小孩的穿扮都不管了；莲莲本想张嘴，但一想三叔三婶给完过婚，这已经是感激不尽的事了，并且他们对亲儿子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因此也就不敢吭声。

凤英常年累月地没明没夜地受着，手中没有一点积攒，那时家里总共有七个长工，两个羊工，在全村也算是象样的人家，但凤英的负担并没有因此而减轻。他自母亲寡居，挑起养家的担子以后，十三四岁进山割柴禾，已经能顶个大人，后来就更加不得闲了。因此，也有人说，看他的院子象富豪，看他的劳动象长工。

凤英的青少年就是在这种家里度过的。

三人小组

凤英尽管父母早丧，遭遇不太好，但他还是幸运地在本村的私塾里念了几天书。所念的也不外是“赵钱孙李”、“人之初”之类。没读多久，由于劳动的繁忙就失学了。可

是这个“牛皮灯笼”，学习倒是挺用心的，因此眼面前的字都认得了。记帐，写信，打算盘他都会，草地来的盐垛子由他过数算计也不是外行了。

文贵生下的那一年，正是中华民国的第十八年，可怕的灾荒袭击着绥远。国民党和美国人组织了华洋义赈会，各县成立了放账委员会，但是杯水车薪难于解危，况且放账委员会逐级贪污，赶到老百姓手里已无几文。因此，成千上万的人饿死或被卖到了口里。听说雁门关前有一个李穆尔庙，每卖出一个，老道就扔一颗黑豆，一共扔下二斗。灾荒使好些穷苦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使这个中上等的富裕户摇撼动荡了。

过了年已经是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了，天刮着大黄风，吃的渐渐不加了，三叔进城向原来的老相与——福和店借粮碰壁了，无奈向新和店借了三石粮，嘴算是挂不起了。

提起二月里，
榆树剥了皮，
买高粱两块几，
和上点蒲梨梨。

年限是如此，这个家再也没有可留恋的了。一个刮大风的早春天气，凤英走了，他和堂弟福圪进装了一车桦梢进城了。车上坐着是叔伯长兄德圪进，他和福圪进是胞兄弟，德圪进是三叔父的大小子，在土默特总管衙门任一小职，是自四祖父以来又一辈子吃官饭的人了。

凤英把叔伯长兄送在衙门里，卖了桦梢，把车送在城外，嘱咐叔伯弟弟：“我有点事，很快就会回去。”结果一

连几天都没有回来。家里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散开人寻找，求神问卜，杳无音信。姐姐们在抹泪，平素严厉的三叔也皱起了愁眉；年轻的妻子在想着，丈夫似乎流露过分别的语言，临走那天，走出了门又折回来，一连三次抱起刚诞生一百天的宝宝亲了又亲，哄了又哄，似乎带着留恋和不忍的情感。女人们身上有四两护心油，“你怎么不把他拉住？”连连痴心地想着，泪珠就象砸了串的珍珠，泡泡蛋蛋滚了下来。

河里的冰凌渐渐解冻了，野桃花在春天的寒风里抖动，大雁“嘎嘎”地叫着北去，凤英离家出走再也没有丝毫信息。

他为什么出走？是和妻子闹饥荒吗？不是。是三叔父家教太严吗？也不是。是严重的灾荒紧逼吗？……不。是因为他交上了知心的同志，是因为他的心里装上了新的天地。为了蒙古民族的解放，为了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抛下了自己的家。

一九二九年七月，留学苏联的佛鼎回国了。佛鼎，归绥城北公主府村人，他是凤英的叔伯姐夫，娶的是四叔父的闺女徐丽。他个头不大，白净斯文，一九二五年蒙藏学校毕业，同年五月留学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在蒙藏学校期间，他和许多蒙古族子弟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以及赵世炎的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以后，内蒙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他被第三国际派回恢复内蒙古地下革命组织。佛鼎来家使凤英喜出望外。这个四五年远出外洋的姐夫带来了许多域外奇闻和新鲜道理。他谈了苏联的一些情况，谈到了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成果，此

外，他还讲了许多民族革命的道理，介绍了外蒙古独立以来的成果，他引证李大钊说过的一句话：“内蒙古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殖民地”，蒙古民族饱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蒙古民族只有和汉族广大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方可求得解放。从此高凤英的心坎上就象点了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

这个时候常来常往的还有什兰岱村的二仁。二仁就是后来的毕力格巴图尔，是一个大个子大圆脸的结实后生，是四婶子娘家门上的亲侄子，他从小就在姑姑家来往，和风英是相当稔熟的。二仁和风英一起接受了佛鼎的教诲，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佛鼎依照蒙藏学校发展组织的经验，成立了三人小组，由佛鼎担任组长。他们经常秘密开会联系。后来傅作义通缉了佛鼎，佛鼎有一阶段隐蔽在保尔合少村北大东沟的一个破庵窝里，这时候高凤英成为佛鼎唯一的通讯员。

一九二九年是高凤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革命。从此以后他撂下了手中的鞭子，离开了从小喜爱的马车，走向了新的道路。

留 学 蒙 古

一九三〇年阴历三月的一个清晨，归绥城北府兴营子驼铃声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一列七峰走后阴的驼队又出发了。驼队是塞外特有的交通工具，它来来往往于大戈壁已经是寻常的事了，就在这列寻常的驼队中有十几个不寻常

的商旅——佛鼎带着这十几个青年出国了。他们中间有毕力格巴图尔、高布扎博、朱尔圪旦、克力毕力生、满全、李存之、乃莫齐召的小喇嘛开勒布正等，高凤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驼队从府兴营子起程，进入哈拉沁沟向着茫茫的大草原走去。领头的名叫侯四子，他是府兴营子村人，从小拉骆驼，往来于大戈壁，是瀚海中的一名好舵手。前不久，他送走了奎璧等人。当时内蒙旅蒙的不下四五百人，侯四子这几峰驼，不知迎来送去了多少。

三月的天气，雁门关外春意尚无，戈壁滩上更是黄沙漫漫，荒漠接天。气候多变，一路走走停停，大约用了半个月时间才到了中蒙边界。越界后，经过一个一个驛马站，到了扎门乌德。扎门乌德和二连遥遥相望，这是中蒙边界上第一个交通要站。他们十几个人乘汽车向北驰去，侯四子在这里采购了皮毛和松籽，调换了两峰骆驼，重新拉起骆驼踏上了归程。

乌兰巴托旧名叫大库伦，口头称呼大圈圖，地处蒙古的北部，鄂尔浑河的上游——土拉河从它的城南流过。这里的人口不多，商业却很发达，有苏联、中国、东欧、日本、朝鲜和本地的商人，街头上市廛栉比，驼队来往不绝。独立以前这里的内地人是很多的，除了官员、军队、商人而外，连北方各省的戏班都常来常往，靠旅蒙发家的归绥大富商“大盛魁”在这里投资是很多的，老一团一九一七年在这里驻扎过，至于驼队的来往，更是遥遥相望，不绝于途了。

乌兰巴托分新旧两城，新城在西北叫买卖城，旧城在东南叫庄户城，东西两城相距大约六七里，老百姓口头呼作

东西围圈。西围圈商业发达，蒙古的各级政府机关就设在这里，城里有活佛的博物馆，城东有军官学校，西面干登梁上有眼光庙。党务大学，设在西围圈南，土拉河北的几座平房里。南面隔河是一座黑压压的寒山，上面长着茂密的松林。党务大学的校长由蒙古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内务部部长海音哈勒巴兼任。

高凤英入了党务大学，起个蒙名叫道尔吉，也有的人叫他德勒登。学校平时用蒙语授课，所授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苏联革命史、蒙古革命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经济、地理等。高凤英尽管断断续续跑过几年大草原，但他的蒙语基础还是薄弱的。在家里，长辈们有时取笑他蒙语会话不通，在草地上打发他借人家铁钬子的时候，居然说成“七尼（你）的通通，莫奈（我）的咚咚”，闹得人家不明白他说啥，只得打发自家的姑娘骑马去问和凤英同来的长者。这次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蒙古语言文字统统掌握。他虚心地向给他们做翻译的东蒙的同学请教，不厌其烦地让人家给他解说讲义。经过刻苦学习，没用很久，他终于掌握了蒙文蒙语。到后来，在大青山里打游击，他和喇嘛洞召的喇嘛交谈，蒙语已经说得十分流利了。

星期天他们可以观光，上街到新、旧两城转转，所见是一派革命成功以后的新气象。高凤英倾心革命，然而也更加怀念和热爱自己的祖国。在遥远的乌兰巴托，他见到了来自祖国的同胞感到分外亲切。奎璧、贾力更、李森、勇夫比他们来得略早一些，以后吉雅泰、连仲、金孔一、高木扎布等也来了。高凤英他们对国内的局势，特别是革命的进展，十分关心，常常在一起讨论这些。

一九三五年以后，我中央红军北上陕北，中国革命的红旗由南方移到北方。同志们兴高采烈地绘制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挂在工人俱乐部的大厅里，有的同志在俱乐部出版的“工人之路”的报上发表文章，反映中国旅蒙工作的活动情况，使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要烧到华北了，国土一天天沦丧。为开展党的工作，组织民众救亡抗战，这年春天，高凤英同志被派回国。他乘着沙漠之舟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一个早春的黄昏，高凤英家的大门“咚咚”地响了起来。门开了，进来一个穿扮不寻常的大个子，“橐橐”地踏着冻地，径直向正房走去。

三叔听说院里来了生人，走了出去，他仔细地瞧着这个陌生人，忽然认出来了：“是板小子”？差不多同时，凤英也叫了声“三叔”。三叔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他五十七岁，身体胖胖的，说话声如铜钟，不减当年。但岁月的雕磨，已使他一派老态了。续弦的三婶子也上了岁数。凤英感慨万端，眼睛润湿了。这时候弟兄们和嫂子们也都围了过来，一阵问寒问暖，说不尽的离情后话。哥哥的两个小子都大了，走时尚在襁褓之中的文贵也已经七岁。真是“儿女忽成行”了。

莲莲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迎了上去，她看了看丈夫，对小文贵说：“文贵，这是你爸爸哩。”旁边的人逗文贵：

“不是，不是。”文贵连声说：“就是，就是！”他得理地向爸爸扑去。凤英亲热地把他抱了起来。三叔笑着说：

“你看这百岁岁左右走了，六、七年了还能认得。”